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六至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同僾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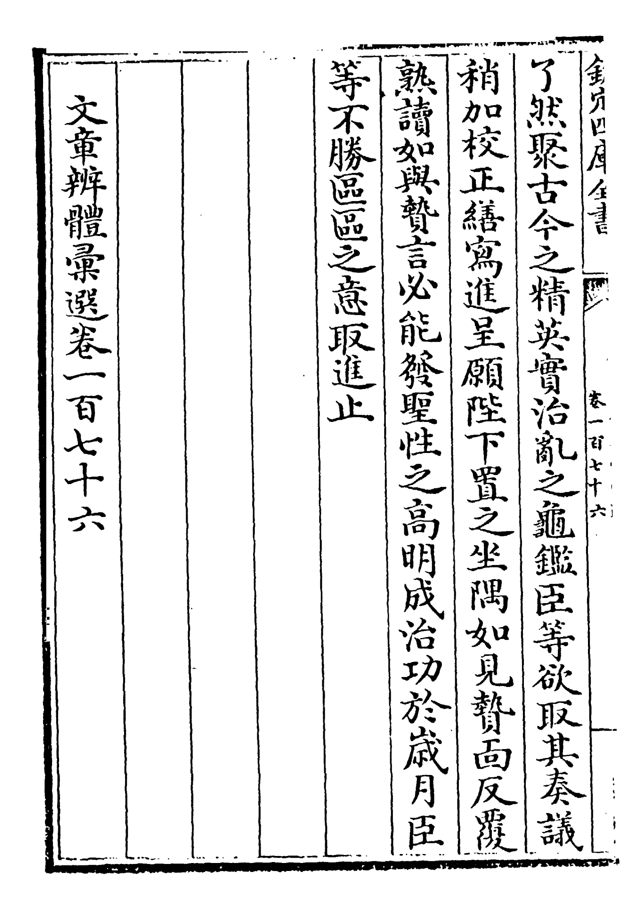
劄子六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宋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

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如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

害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



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劄子七

初政第二劄 明霍韜

臣聞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每歲决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非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刑獄錢

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益知刑
獄之數可以覘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
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
可乎如蒙首召户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
何各省存留幾何内府需費幾何百官廪糧幾何軍士
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禄米幾何内宦月糧幾
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
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

代愈深流獘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乎官添弊冗政紛多門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兵部問之曰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豪包辦月糧

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冗愈極糧食無措盍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祖宗朝天下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宗藩內宦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工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

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費日滋積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刑部問之曰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着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昔者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榷寃死不有萬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

無恒心刑酷民究國本攸係盍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墮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墮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

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祖宗𠫊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内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奈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

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猶内臣外臣恊心同憂兢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意自不能已矣内臣勲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夫目前之急國家得宏久之圖内臣亦享綿長之福陛下亦能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聽克已復禮之力由此益

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聖
德神功之盛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奏啓一

劉勰曰啓者開也髙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議爵謝恩亦表之别幹必斂散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畧也

山公啓事　晉山濤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議者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其二

阮咸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絶於時

其三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

其四

臣近舉氾源為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為大臣欲以尉後關之士

其五

太子始之東宮四海矚目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

也

其六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遥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隨資才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用

論國制啓　宋鮑照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衺丈之木繩墨在焉事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閒政睦藩國相望君舉必書

勳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
王列封動靜無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
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常大網
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刋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
揆國訓繁簡之誼傍酌州府寛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為
恒制豈伊令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以啓聞
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謝解禁制啓　鮑照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感矧臣人類臣聞獲過於神或憑尸祝以請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盜幸榮級闇澀大誼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取才愧馮衍有轗軻之困自非聖朝超然覧臣於視聽之外則今日渥澤更成妄遭來辰萎葉終光朝草小人歲莫知能何報徒厚恩華憂懼嘆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讓太傅啓　齊豫章王嶷

陛下以叡孝纂業萬寓維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旨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祲雖修短有恆能不耿介比心闕從俗啓解今職但厝辭為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默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傅之重實非恆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在三之

誼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𪊨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大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脤之不衷猶為身災況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

容啓武帝　竟陵王子良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

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禠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無夜課切新税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税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騈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

則觸事在匪輕蔡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恩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罔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離黌充積牢户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

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奥家蠻寇熾強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敻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恆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

發借必致恇擾遏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

陳時政啓　竟陵王子良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㗇穀價雖和比室饑嗛縑纊雖賤駢門躶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唯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

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傜役生育弗起殆為恆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

穑草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㑹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閭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兖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凉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絶温飽而賦斂多少向均失實謂凡有荒民應加

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償衒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迴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没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中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綱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

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渠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上太祖陳政事啓 崔祖思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草處儉泰

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為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僅幹如先充給若有廢惰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

其二

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劒慎夫人

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為露臺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瓠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名

偃下世矣然教信須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
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髙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
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
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其三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
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
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

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求自効啓 王融

臣聞春鶊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悦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故蹈輕節雖冐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虞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答武帝啓

梁 蕭子雲

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詩之流愚意亦取無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

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緜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刋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

上武帝古今書評啓　袁昂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閒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

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崗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長成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

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綸道人言不可絶崔子
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絶望之意師宜官書如
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
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
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
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
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
梁琴人捨徽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

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評張芝經奇鍾繇特達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絶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勅遣臣許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輙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内侍中尚書令袁昂啓勅旨具云如卿所許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筆連綿字勢

屈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與梁武帝論書啓　陶弘景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賛過為淪弱許静素叚遂蒙永給仰銘矜奬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

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别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絶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閤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全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註出裝者皆擬賫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識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預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

用怵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缾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使欲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歎黙不得復以虛閑塵

觸謹於此題事遂成煩黷伏顧聖慈昭錄誠慊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搆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寒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

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世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奏啓以聞謹啓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八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奏啓二

上東宮請講學啓 唐 張說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刋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為太子也

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宫也好古無怠愽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髙前代垂名不朽伏維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筭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宫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莫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大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歴代

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碩慚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望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兢惶謹啓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

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覩奥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聚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録留啓本以代書紳

陳問安啓　明楊士奇

臣未奉召命不敢違例一人獨進而有所愚見亦不敢默而不言近日未嘗朝謁及問安之禮如何臣之愚誠伏望殿下嘉隆此禮愈勤愈敬曾蒙令旨面諭臣云前

日欽奉聖旨免朝臣退而思之固是天恩寛大之至然儲君於事君父未有久而不朝之理伏望殿下自已主張而必行之如奉聖旨免朝既退之後明日又往後日又往誠孝之心積久不已必然感格至於奉侍之際尤望和顔婉詞以仰承天意臣伏惟至尊仁聖如天雖臣下有過常蒙寛貸愛之如初何况父子至親恩愛尤重豈宜於奉事之禮少有未盡也昔文王所以稱聖人者蓋自為世子之時日勤於視膳問安之禮為之根本故

禮經載之以為萬世之法在禮又曰父母不悦起敬起孝此悦親之要道也伏望殿下萬萬加意臣愚無任虔懇之至謹啓

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啓 周敘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敘謹啓為安邦謹始事臣幸生逢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雖兩年以來沾患脾疾醫治少效不能有為自聞令諭日夜撫膺揮淚寢食不寧又無才力智能可以赴難復讐

恨不即自殞絕謹竭愚忠有可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敢隱默不言恭惟郕王殿下承聖母皇太后命為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一人之身也其所係重矣昔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太子殿下於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難矣雖曰日望聖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敵情叵測時月悠邁天下之大蒼生之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慮之乎盖殿下於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宜與群臣

如越王之卧薪嘗膽以報吴讐使智者獻謀勇者效力必盡殲凶渠而後已為今之計先須慱選辯士卑詞重幣暫為君父屈諭以昔時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輿兵搆怨遂失南北之親若能即返聖駕則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甲兵數百萬衆得不思汎掃沙漠以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者試察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與否必當選將練兵慎固邊疆防其再舉恊力殲之俟上天悔禍宗社靈長

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巢穴繫其酋長以伸萬世之憤未為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已謹陳芻蕘之言條列於後敬順附舍人陳亮賫捧進呈伏乞賜覽鑒臣犬馬之誠幸甚計開八條一曰勵剛明君上之德貴於明而尤貴乎剛明明則物無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内前此奸臣蔽主之明制主之斷故權移於下致兹禍敗恭惟殿下睿質天賦至

剛至明如斷馬順之事中外震慴稱頌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幸甚二曰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可為鑒戒伏望殿下擇近內庭可延問羣臣之所開閣置書史其間選擇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治道有資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思何以致之將必多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而爵秩勿吝軍士必設法召募時鼓動以來之而賞賚有加勤訓練恤饑寒作之以氣

結之以恩庶可底成功宜日夕與左右大臣及諸老將討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四

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於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恥冒進相帥成風其間卓然守冰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今以往宜愼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别之峻拔擢以激

勸之庶舊習漸更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應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選調之令在廷羣臣連章合詞推舉學識才行優最者分任本部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生變故處之可謂難矣茍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經久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徭役

有要民心服從無施不可伏乞今左右大臣計議選擇
賢才必任守令庶事妥民安六曰廣言路在昔堯舜大
聖詢於芻蕘好問察邇故治底無為人樂熙皞誠以一
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
當故也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
內臣王振肆權擅政拒絕人言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
敢出口茲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靈之托當明
目達聰之時臣若不言死有餘辜伏乞再申教令許人

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否施行幸甚七曰謹微漸易曰履霜堅氷至言事當慎之於早也臣自永樂以來叨職班行伏見太宗仁宗宣帝列聖臨御之時早朝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説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惟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闕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故今日之禍皆由不得輪流向前說事所致恭惟殿下監

國即同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説事
止與敷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
布嘉謨殿下亦須秘重毋或宣露所議奉皇太后於文
華殿垂簾或隔一日令輔弼大臣隨殿下於簾前奏決
大事毋拘時刻條例以權一時之宜庶國是有歸中外
有賴八曰修庶政天下一統萬機日臻孰非當理但事
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
緊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

觀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捌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議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内修外攘讐恥可復邦國奠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七十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

明 賀復徴 編

奏啓三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蕭統

臣統啓應敕左右伯佛掌奉宣勅㫖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剞既成光彼庸濤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

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缽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辯熊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犛斗輕拂張敞慚其舊儀殊恩待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幰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

阜前桃洛橋池通四舍之流牕映東鄰之棗來歸髙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謝東宫賚園啓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辯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逕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

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俯阪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逆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烟霞每賸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陳　徐陵

臣聞閒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郟霍無官實宗周之明

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歴階王爵之隆自高群辟况臣

戢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後退匪孫文馳

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

迴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耶同寶劍武夫力而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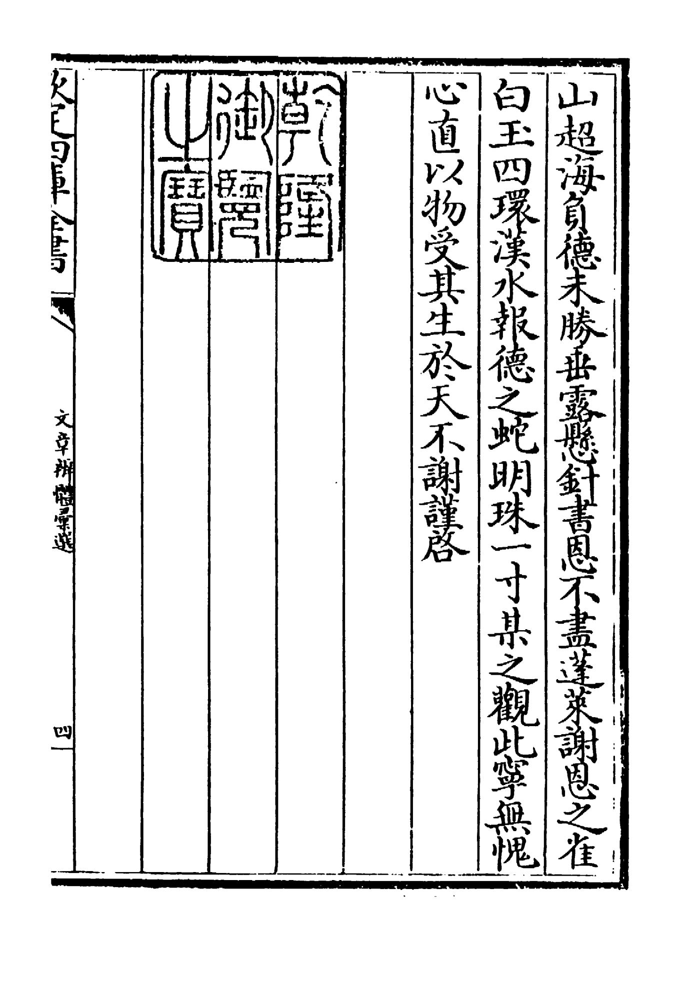
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贍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晉

彰克烏桓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

愧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北周庾信

臣某啓奉勑垂賜襍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之白社之内拂草看氷靈臺之中吹塵視甑𢙣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為之反風薪蒸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繭雲板疑傾併落青鳬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



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
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覩此寧無愧
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奏牋一

劉勰曰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攝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徐師曾曰牋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箋記公府奏記郡將奏箋若班

固之説廣平黄香之奏江夏所稱郡將奏牋者也是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牋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於是天子稱奏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詞有散文有四六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而慶賀皇后太子仍並稱牋云

與魏文帝牋　魏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

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内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黄門鼔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

時日在西隅凉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顗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無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歡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三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始終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既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

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吾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鳳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墮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質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

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耋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

代北隣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答臨淄侯牋 楊修

修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絲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

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王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髙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逺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

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署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諐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

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輙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鑚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

絶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
駑馬何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緑水之節然後東野
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
吟誦琳死罪死罪

諫齊王㫖戕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
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
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

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輙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宫内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表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萌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

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推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廢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當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揚雄親受

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先帝之威而令詔令不行於藩臣耶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

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為鄭冲勸晉王牋　晉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

蟠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内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剋擒閭閭之將斬輕鋭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攝三越宇宙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兹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兹

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恊同靡讋靡違蹻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勲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致齊王冏牋　摯虞

問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諍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忠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上齊王冏牋　王豹

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鈌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輙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

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竝興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餘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窺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

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顧明公思髙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

至洛與成都王牋 陸機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竪專記朝政奸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鶩暗文武寡施猥蒙横授委任外梱輙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辭鼓盖牋　王導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爱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

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蕞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蕞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蕞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

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

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卜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等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

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
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於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
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
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
德冠宇内以公室輔朝政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
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為殿下惜之國家
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
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慮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

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與會稽王牋 范弘之

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内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為首咎繇謨禹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誠嘗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

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反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强弱與浩年時邈絶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為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

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聽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

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
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
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
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溫吏推之情禮
義兼它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
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諡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
拔之恩懷其入幕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
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

公居攝道致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據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温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温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

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讃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薦唐光牋　庾闡

葢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中在方志况千里之朝懐其良彦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公曹史泉陵唐安永延履敏素和而有政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軏鸞衡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與廬陵王義真牋　宋　謝靈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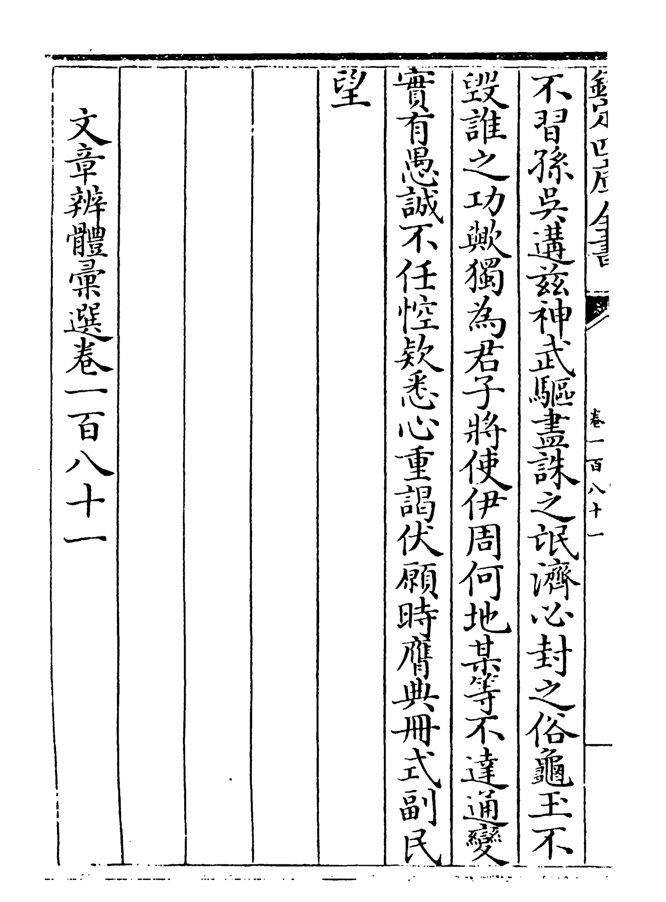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

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豹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百辟勸進今上牋　梁任昉

近以朝命緼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盖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

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
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
繭救宋重胝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
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
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
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勤
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不習孫吳遘兹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欵悉心重謌伏願時賡典冊式副民望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奏戕二

與趙王倫薦戴淵戕 晉 陸機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髙世之王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

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相之奇璞也若得托跡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齊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蹇

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
東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墮雨翩以
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
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亂三江西浮
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
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
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受徽號賀皇太子牋　唐柳宗元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懽忭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

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
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宗元忝守遐方
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箋賀宗元惶恐死
罪死罪

代人賀皇太子正位箋　宋汪藻

伏審顯膺寶册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宗承
祧之重恭維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
岐嶷之資禀神聖循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

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封建親王賀東宮牋　明 高啓

監國撫軍久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頒同姓之封隆典式修輿情均慶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兩宮每問安於曉寢友懷諸弟共講學於春坊既膺主鬯之崇復舉分茅之盛本支茂衍宗社奠安某

等忝預台司敢仲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存萬世之傳日重光月重輪敬上千秋之祝

奉迎皇太后箋 毛紀

皇帝御名茲者欽承先帝遺詔已於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嗣位欽惟聖母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大統既承義貴致專於王邑至情攸繫恩當無盡於慈闈爰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殿下鍾祥茂族娩美先王巽順内全坤柔外協鷄鳴有儆戒之益螽斯無

妬忌之嫌性每篤於仁慈化素彰於儉約仰惟聖德誕育眇躬撫視提携愛有加於襁褓起居出入教必守於箴規屬緣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承九廟日理萬機雖允慰乎衆心實仰承於内訓顧瞻左右奈省問之音踈徙倚晨昏眷睽違之地遠劬勞罔報戀慕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浮江龍棹快風力之輕安愛日鳳庭仰容光於咫尺共享昇平之福永延壽考之休無任懇悃瞻望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二